

禮

記

疑

義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 第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訂義註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

卯之辰也弧在與兇南建星在斗上度從奎五

度在戌總曰降婁降降也婁斂也言萬物降

而收斂而斗建卯之辰者斗星隨天而轉一

一夜過轉一周而一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

卯也云弧在與兇南建星在斗上者熊氏說云

百氏星經文弧與興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

之者由弧星近非建星若舉斗不知何日的
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寬若舉斗然春分之時日
至非十之中故舉星建星也然春分之日在
夜中計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所以今日在
奎五度奎與兇之初乃去日百九十九度所以今日在

鄭從奎第五度為二月節至井之度故
云從奎第五度為二月節至井之度故
九十一度是孤星當百七十六度計
十度之度但春秋分時相去六分
明中餘日入以去二刻半始有三
十度餘日入以去二刻半始有三
半刻有十七度餘則星在中刻有
五刻有十七度餘則星在中刻有
百六十五度餘則星在中刻有
也此仲春之月昏於中星在斗中
同者如鄭康成之意南方七宿總
則為星之分故云為與此同也案
尚書云日永星郊之火三度總為
非謂心星也郊之火三度總為
之次有星仲秋之月昏於中星在
不仲冬之月昏於中星在
同者亦是月昏於中星在
同者亦是月昏於中星在
理亦不異孔安國注尚書如謂南
所舉星者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
中星

統曆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
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
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紫
元嘉曆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箕
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
斗四度中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昏
云孤中旦云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孤星
近井星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
的指昏旦之中故舉孤建定其昏旦之中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夾鐘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訂義註夾鐘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二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

至則夾鐘之律應周語曰夾鐘出四隙之細疏

則長五寸七分二分九釐一毫則五寸之五十一釐三毫二絲上生火鐘當三分益一就夷則五寸之五十一釐三毫二絲寸更益一寸為四分四釐五毫一絲寸九分寸之中細分四百五十一釐三毫二絲十分之於一者為一分三釐五毫一絲百五十七分一釐三毫二絲百八十七分一釐三毫二絲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三釐五毫一絲百二十四分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分總有四千三百七十二分益之為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十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益七則數益一分一千九百九十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益七

總為七十寸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餘
之為寸一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餘
六十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為七寸餘
有一千七百五十分不成寸是為夾鐘長七寸二
千一百八十七分者周語註夾鐘云夾助陽曰
夾鐘出四隙之細者周語註夾鐘云夾助陽曰
隙謂黃鐘大呂大蕤夾鐘凡助出
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之於下也

始雨水挑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搏殺也漢

始以雨水為二月節四事言皆記時候者謂經中

晚故周書時訓鶯至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

鳴又五日鷹化為鳩至秋則化為鷹故王制云

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司裘註中秋鳩化為鷹

夏小正云正月鷹化為鳩五月鳩化為鷹鄭無
與此不同者蓋是國土各異氣有早晚云倉庚
中所

驪黃者素釋鳥云倉庚商庚郭景純云印鷩黃也釋鳥又云鷩黃楚莊方云齊人謂之搏又云商庚李巡云一名楚雀方言云齊人謂之搏今之布穀也謝氏云布穀者近之彼云布此鳥鳴布種其穀云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者證此雨水為二月節也但雨水驚蟄為正月節在正月若其時至在後以東事稍變故律歷志云雨水為正月月中驚蟄為嚴陵方氏曰自上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嚴陵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凝而為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為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為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二候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

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者候而已候非其正也
故或先或後言之曆之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
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擊以秋鼠好貪而
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鷩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
中故仲春則鷹化為鳩季春則田鼠化為鴛蓋
陰為陽所化物理如此爵孔子而彘以春雉求
雌而雉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
陰之極也故秋則爵入大水為蛤孟冬則雉入
大水為蜃蓋陽為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蟲
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草腐為螢蓋蟲

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腐草。爵雉則直言為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腐之為鳩鼠之為鴛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為動飛物為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為而已。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訂義註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諧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

司省圜圜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訂義註安萌以下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

焉神其農業也省圜圜順陽寬也省減也圜圜

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

曰梏在足曰桎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

三日掠謂極治人神也與左傳僖十五年云君社

後矣若蔡云圜牢也圜正也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

人所舍也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與曰秦書則

曰均臺圜何代之獄庶魏曰司空是也云在手曰

秦獄名也漢曰若虛魏曰司空是也云在手曰

桎在足曰桎者業字因云上罪桎參而桎參為

在手桎與參連文故知桎亦在手則桎在足也

周禮鄉士縣士皆肆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
殺人不何得更有死尸而禁其陳肆者蓋是大逆
不孝罪甚之徒容得春時殺之殺則理之故禁
其陳肆○廷華案疏大逆說亦一義但毋肆亦
該得毋陳氏禁說曰安謂無所推折存亦安也
殺在內陳氏禁說曰安謂無所推折存亦安也
生氣之可見者莫先於草木故首言之嚴陵方
氏曰祭社必有稷不言稷可知

旋義註祀社日用甲疏句龍為配祀之人又為
甲者解元日也案邱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
日之始也名語成午乃社於新邑用戊者周公
告營洛邑位
或非常祭也
廷華案社為土神名語祀以戊午則社當用戊
巳也註云用甲不知所由來疏亦曲說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禘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
於高禘之前

訂義註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
字乳娶嫁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變媒言禘
神之也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
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天子所
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禘之庭
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韜授以弓矢求男之祥
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韜禮之禘下其子必

此用太牢者但不知初為媾者其人是誰祭之也云變媾言禋
之者素周禮氏職注媾之言謀也謀合異類
使和成者但不知初為媾者其人是誰祭之也
及誰周古本伏犧制以醴度媾娶之禮既用之
配天其尊貴先媾當是伏犧也媾字從女今從
示旁為之示是神明告示之義故云變媾言禋
神也祭高禘既畢祝官乃禮接天子所御幸
有媾之人謂酌酒以飲之故酒既畢乃御幸
所御之人以子所御授之故酒既畢乃御幸
而北面也天子所御授之故酒既畢乃御幸
則羣妃皆是得直云乃禮天子所御故知有
娠者漢書音義娠音身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這
禮篇名也云禮之禋下其子必得天材者謂禮
此所御之人於禋之前禋在壇上御者在壇下
故云禋下以祭神必福嚴陵方氏曰后妃與
降故云其子必得天材嚴陵方氏曰后妃與
唯所稱同義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即女
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

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矣以周官內宰考之故知其如此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亦見曲禮琴瑟不御解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懸弧者以此鞠則弓衣也帶以弓韜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

也

廷華案方氏婿御說亦得脩一義並存之

疑義註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城簡衣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疏知玄鳥吞之而生契者案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又中假契握云

玄鳥翔木遺卵故簡狄吞之生契城者簡狄之國名故大戴禮云有城氏之女曰簡狄故城簡狄也云後王以為媾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者謂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為媾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為禘神故也

廷華案簡儀姜源事皆史家傳會以著帝王之祥先儒多疑而辨之據此疏則皆本之緯書其誕不必言矣至高禘之神經本無考姑以疑存之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訂義註又記時候發猶出也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有動靜疏以其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故者蔡云迅雷烈風孔子必變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生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衰潰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疏此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有五十刻夜有五十刻據日出口入為限雷乃發聲者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雉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才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言乃

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蟄蟲成動啟戶始出者戶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蟄蟲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啟蟄而郊是也蟄蟲晚者則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成動則正月未皆動重記時候者庾蔚云謂蓋先記時候以明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同故重記之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訂義註因晝夜等而平常平也同角正皆謂平

之也。大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
衡。百二十斤曰石。前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
斛者。說平當。平者謂度量鈞衡之等。人所
比當平之物。云同角正。皆謂平之者。經中度量
鈞衡。石五者。總家同。文云。丈尺曰度。斗斛曰量。
三十一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為一鈞。為一
律。歷志云。律志云。律志云。律志云。律志云。律志云。
一十寸為一尺。十寸為一丈。十丈為一里。十里為一
度。審矣。又云。黃鐘之管。長九寸。其實一合。引五
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為一
志。又云。黃鐘之管。長九寸。其實一合。引五
二斤。四斤為一石。又云。權與物鈞。而生三十斤。為
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註。權錘也。與物
正等。則衡平。是標為稱。錘直生準。註。權錘也。與物
文律。歷志。平斗斛者。今猶然。則曰。衡而與斗連。
斛也。云。歷志。平斗斛者。今猶然。則曰。衡而與斗連。

穀義疏蔡邕以為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康成註尚書云日中星以為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拔一刻也大略亦同

廷華案此當以馮說為是蔡鄭二說以穀存之可也但如二家說則日夜亦有長短何以謂之分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扇寢廟禴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訂義註舍猶止也因蟄蟲啟戶耕事少間而治

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單猶皆也九廟

前曰廟後曰寢大事兵役之屬疏樂衰十八年

以枚枝闔闔是齊城門而云闔闔是用木也北

翁與闔相對文又此併者少舍謂廢人底人車

門故以為竹葦曰扇前曰廟後曰寢者

廟是袂神之度其歲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

處對廟為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東西楹

寢制惟空而已故詳字云空有東西廂曰廟茲

東西廂有空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訂義註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嚴陵方氏曰川澤陂池以漁者言山林以田者

言皆以遂生物之理也陳氏集說曰漉亦竭也
二者之禁皆為傷生意

天子乃解羔開冰先薦寢廟

訂義註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
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
冰西陸朝靚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
沍蹙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
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
尚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

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

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詩疏當為獻者素

之日其亟獻羔祭其故知解為獻也獻羔謂

祭司寒者以祀云獻羔祭左傳直云獻羔而啓之

羔司寒廟故云祭司寒左傳直云獻羔而啓之

時亦祭之乃後賦之宗廟乃後賦之者為宗廟

謂仲春也乃後賦之宗廟乃後賦之者為宗廟

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引春秋傳曰者於

四年左傳申費之辭也從古者以春秋傳曰者於

皆左傳文也素昭四年春大兩電季武子問於

申費中費對以此辭云日在北陸者北陸也於

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而歲冰云西陸朝觀而

出之者西陸昂也鄭康成以四月之陸朝觀而

弟畢之望朝見東方於時出冰以頌賜百官若

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是也云固陰返寒者杜

預註云朝之謂堅固之陰閉塞不通陽之處於

是取之云朝之謂堅固之陰閉塞不通陽之處於

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

訂義註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
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
正曰丁亥萬舞入學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為
季春將習合樂也習樂者習歌與八音疏以春
萬物出地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故孟春命樂正
入學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釋菜皆以陽氣動
故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合樂合舞一也
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樂此亦
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註春合
樂合舞秋頒學合舞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
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為季春而習舞也
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舞自是春秋之常事也孟
春習舞及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樂

大合吹而罷者歲終王與族人燕於大寢其
禮云季冬命酒以合三族故引王之明堂事
舞必釋菜於先師者一故云將欲習舞文在
後恐習舞者以是事不為舞也故文必先
釋菜必知然者以釋菜之不時不為舞也
世子云釋菜不舞在後故知先釋菜者以
云習舞在前釋菜在後故知先釋菜者以
釋菜必知然者以釋菜之不時不為舞也
舞入學釋菜之義也故引鄭注云舞入學
舞自當為之季春合樂者亦云仲春舍菜
又春習舞為之季春合樂者亦云仲春舍
氏說非也云習春與仲春習舞也八音不
為季春而發但五音謂合聲也以八音不
故知惟習歌與八音謂合聲也以八音不
也

殺義疏于舞稱萬者何休註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為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廷幸宗湯禹萬人說於古無考以此訓萬舞之萬似鑿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疑義註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疏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犧牲其祀特用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

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易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不用犧牲若大祀則依常法故上云以大牢祠高禩是也

廷華崇祀無不用牲之理亦無玉帛代牲之理其為漢人禘禘之文可知註傳會為古制不知所自來疏引蔡氏似稍勝於鄭然亦不免於阿耳馬氏曰是月也大牢祠高禩而獻羔開冰足見記說之誤矣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

令則陽氣不勝參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
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訂義註大水寒氣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
畢畢好雨冠戎來征金氣動也畢辰為邊兵陽
氣不勝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為大陰相掠陰
姦泉也旱且煖午之氣乘之也蟲螟暑氣所生
為災害也疏其國大水則地災也寒氣總至則
天災也寇戎來征則人災也畢七星十六度主
邊兵陽氣不勝天災參乃不熟地災民多相掠
人災也國乃大旱煖氣早來天災蟲螟為害地

災行令失所人災之應故無其災也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訂義註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疏三統曆云三月之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紫元嘉曆三月節日在奎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凡三十度日月行一會凡三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律曆志又云大梁初日在胃七度

是也昏七星中者案律曆志云胃十四度昴十
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
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從胃七度至七星之
初度有九十九度以日漸長日沒之時稍在西
北去七星之初九十八度故昏時七星在南方
之中以牽牛中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初

其日甲乙其帝大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訂義註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
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

語曰姑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上生姑呂六之二

九三南呂長五寸三分寸餘有整二寸三分寸益

一收三寸益一寸為四寸餘有整二寸三分寸益

之一者為三寸益二寸九分之二為十一寸三分寸益

一更益七分益二寸八分以九分為一寸二分益

七分益三寸益四寸為七寸餘有一分在故

姑律長七寸九分寸之物考神納賓者案國語注

云是月之物修絜百物考神納賓者案國語注

用之宗廟致神納賓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本作游注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鴽鴽母蟪蛄謂之虹萍萍

也其大者曰蘋謂鴽也李巡云鴽鴽一名鴽母云

郭景純云鴽也青州呼鴽母舍人云鴽母

此註母當作平謂車無也聲母字誤車字作母

云燔竦謂之虹者爾雅釋天文郭氏云雄者曰虹雌者曰霓雄謂明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合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兩滴則虹生云萍萍其大者曰蘋爾雅釋草文郭景純云水中浮萍也江東謂之藻含人云萍一名萍大者名蘋九云化者若流化為蒿驚遷化為鼠皇氏云及歸舊形謂之化紫易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反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故鄭註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訂義註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

訂義註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

疑義註先帝大皞之屬既依禮祭五帝自服大
蓋爲於神生祀知爲蠶求福云鞠衣黃采服也如鞠塵采
者鄭註內司服云鞠衣黃采服也春秋之月云鞠
采葉始生鞠苗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鞠
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與采同色又當采生之時
故云黃采之服也云先帝大皞之屬春時惟祭大
先不言上故知非天惟大皞之屬春時惟祭大
皞云之屬者以蠶功既大非獨祭大皞故何祭
云總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履玉權貨場態六
等並以爲在明堂也
大皞祭在明堂故也
廷華采記言鞠衣自當爲蠶采而設但祭先蠶
爲后妃之事下后妃無祀先蠶之文則此爲先
蠶之祀可知先帝黃帝也蓋以黃帝與西陵氏
並祀耳不言后妃而言天子者外祀皆天子主

之大傳說混明堂說亦不知所據

命舟收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

訂義註舟收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側也薦鮪進時美物祈實於含秀求其成也疏案爾雅釋魚云鮪鮪郭景純云似鱧而小建平人呼鮪子一本云王鮪似鱧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蘇鮪似鱧長鼻體無鱗甲嚴陵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待至尊所乘不得不防其傾漏故也覆反必至於五則至於再至

於三而慎之至也禮有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
備則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於天子者以見精
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所以示親漁
也蓋先王之饗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凡以致
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為過哉魚之品
多矣然薦必以鮪者為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

此

疑義註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

廷華柴祈殺於上帝則粢亦祈於上帝可知寢
廟之說未確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

可以內

句古侯反

訂義註時可宣出不可收歛也句屈生者芒而
直曰萌疏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
聚納之在內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
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訂義註振猶救也周謂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
問也名士不仕者疏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
曰乏不續曰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

之乏絕謂王者勉勸此諸侯令聘問有名之士
禮接德行之賢蔡氏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絕
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
者名士之次亦隱者也名士後故加束帛賢者
禮之而已附存束帛註疏說是矣又方氏吳氏謂
皆使聘禮周於天下也其不及者又勉諸侯行
之耳若以因其不足言則與上賜貧窮等不幾
復耶其說似優
於註並存之

疑義疏穀藏曰倉未藏曰廩

案詳地官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
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通道路毋有障塞

訂義註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

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

上有路平野也溝瀆與道皆不通者言

國也解經中國邑也解經中邑平野也解經中

原野以其各是一物故每以也結之溝瀆與道而

各兩事共為一句故云溝瀆與道路總結之而

不云設防者以云不得通防非可通之物

故鄭不言之云古者溝路上有路者此既為兩決

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失之物故云溝上

有路言道過溝瀆之時須脩此溝上道路業周

禮者是人職云溝上有吟川上有路此言溝上有

田獵置柴羅網畢翳饒獸之藥毋出九門

訂義註為為獸方字乳傷之逆天時也獸苦曰

置罟鳥罟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罽罽射者所

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

有時不得用耳今月令無罟罽為弋說文兩推云免罟謂

之罟郭景純云罟猶逸也是且為歌罟知罟亦

歌罟省案釋云罟謂之罟罟覆車也孫炎云

覆車是而罟網也罟罟非但網罟亦

亦可以網罟廣雅云罟罟謂之罟罟免罟也

罟曰罟罟也此罟與罟一也罟罟曰罟罟釋文

云罟小柄長謂之罟罟罟罟罟罟罟罟罟罟罟

罟罟罟罟罟罟罟罟罟罟罟罟罟罟罟罟罟罟罟

九門山陰陸氏曰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

西九緯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已考工
記曰匠人營國王城九里國中九經九緯毋出
九門謂毋出此門也

疑義註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

門也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闕門

也疏若路門內有者不得出城門內有者不得出

城門既不得出城門則近郊之內無所用也若

近郊之內先有者不得出近郊之內無所用也若

尚不得出則近郊之內雖有亦不得用也舉此

而言遠郊闕門亦可知是此月之時所在之處

門遠近皆不得用故云毋出九門云九門路門

攬之度亦某羅細毒藥不得出者此等門內雖

是宮室所在亦羅細毒藥不得出者此等門內雖

月令

注

及毒藥
所施

廷華案此秦制九門未審當以陸說為是註表
的疏說尤牽合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
具曲植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視省
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
之服毋有敢惰

訂義註毋伐桑柘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
林之官拂羽降桑蠶將生之候也鳴鳩飛且翼
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絨之鳥是時恒在桑言

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具者時所以養蠶
器也曲薄也植植也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
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
養者所以卜夫人與世婦內宰職曰仲春詔后
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
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母親去容飾婦使縫
線組紉之事登成也殺牲蠶者蠶畢將課功以
勅戒之疏鳩鳴且其相擊者桑採鳥云鳩鳴
勅郭景純云鳩音九物反鳩音朝鳩鳴
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珠笑云鵲一
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云戴勝織社
之鳥者桑採鳥云鳩鳩戴勝郭景純云鳩即頭
上鵲今亦呼為戴勝李巡云戴勝一名鳴鳩珠

矣云鳴鶴自閩而東謂之曲或謂之麴自閩而西云
宋魏陳江淮之間謂之薄方言註從錄燕薄柱也齊謂
謂之薄故云曲謂之植自閩而西謂之棧齊謂
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閩而西謂之棧齊謂
之畔若尋常留養或火西南面無定法而今
已留養者所婦之與世婦者按祭義云卜三
宮之夫人則似按諸侯受之官則祭義云明王后言
義又云夫人則似按諸侯受之官則祭義云明王后言
三宮夫人則似按諸侯受之官則祭義云明王后言
諸侯之法副稊接王后上公夫人亦副稊也天子
宮夫人披諸侯亦得通王之三公夫人亦副稊也天子
穀於北郊者說躬桑之事按此婦躬桑浴種立桑
內宰云仲春者以躬桑仲春既訖命婦躬桑浴種立桑
季春又更躬桑浴也故燕氏云桑馬質註云
蠶為龍更躬桑浴也故燕氏云桑馬質註云
祭義云大昕之朝蠶也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春
朔日是三月又浴蠶也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春
乃躬其義非也云外子女內子女若解之中女字
外子女謂王外子女內子女若解之中女字

子女則周禮之外宗內宗皆以嫁有爵者不在焉
宰云帥外內命婦言內命婦則未出嫁者不在焉
鄭註周禮士妻亦為命婦則士妻亦在云夏小
正曰女子始蠶北春宮事者引之證明子女奏
蠶之事望氏云妻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
執養宮事執操也春長也謂操持養長蠶宮之
事云無觀去容飾者以其祭先蠶又志在採桑
奏蠶無暇為飾之事故禁之以示法登成擇詒
文以分前稱無是謂效
其功故云以勅戒之
疑義註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說女御亦在焉
廷華案蠶事通上下婦當合內外日民言註疏
俱未的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訂義註二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

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榦器之木也凡榦

榦有當用脂良善也既司空屬官者以司空掌

工此稱工師故知司空之屬云董謂物善惡之

舊法者言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

故云審五庫之董五庫者熊氏云各以類相從

金錢為一庫皮革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

榦者按周禮弓人掌作為一庫或然云榦器之

榦此則總論材榦不獨指弓似器

上心

訂義註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

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迹也
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弓人
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
謂偽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今月
令無於時作為為詐偽液說按考工記弓人云春
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
角今授和滿筋柔共角故於夏暑溼之時始治筋
秋今三材者秋時陰陽氣調令膠漆絲之三材
角在內面筋在外而絲在中冬定體者謂往來
之體冬氣凝寒物皆非一故云之屬考工記石
堅強云之屬者用時非一故云之屬考工記石
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人云材美工巧然而不
良則不說言於此之時天氣和適有工造作器
時是也說言於此之時天氣和適有工造作器
物當依治理之時監工之官自日號令之言造

作器物當依器序無得悖逆於時使物不牢固
又所作器物當依舊常無得有作淫過巧妙以
蕩動在上使生奢泰之心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親往視之

訂義註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
疑義註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
代之

廷華案註謂其禮亡是矣至代之之說則不免
牽合也夫所謂大合樂者蓋聲容畢具之謂與

合吹土言聲者別大射鄉射音器且不共脩况乎舞以為代之失之遠矣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北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

數

累力
逆反

訂義註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北欲遊則就牧之北而合之以在牧而按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疏累牛謂相累之牛騰馬相騰逐之馬以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此所累之牛相騰之馬遊此繫牧之北於牧田之中

就牝而合之其在廢牝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
之犧牲駒犢舉書其敬者既遊牝於牧之後畜
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
其先在之數所以然者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
數不欠少與否又舊數之外知其生息多少

命國難九門磔犧以畢春氣雖乃

訂義註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
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
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命
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於疫以逐之又磔牲

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若明堂

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疏以季春恐有

云難難陰氣也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

昂昂有大陵積尸之氣者天氣左傳故斗建左

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大為陰故云陰

氣右行以此月之初日在於胃此月之中從胃

歷昂云有大陵積尸者元命包云大陵云尸熊

氏引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主死喪云方相

氏帥百非索室風疫以逐之者按方相氏云帥

百隸而時難以索索既疫鄭注云時難謂四時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

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

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訂義註寒且肅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
恐以水訛相驚多疫無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
宿直鬼鬼為天尸時又有暑也不收高者暎於
熱也沈陰淫雨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
也雨三日以上為霖兵革陰氣勝也疏西三日
以上為霖
隱公九年
左傳文 天多沈陰淫雨蚤降並天災也兵
革並起人災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訂義註孟夏者日月會於寶沈而斗建己之辰
疏三統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

去日二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
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
六度十按元嘉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一度昏翼
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
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畢者按律曆志立夏日
在畢十二度昏翼中者日既在畢十二度畢有
十六度而終則中取五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
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土行擬星十度張十八
度計從畢十二度至翼初總九十三度言昏三
月之時昏中之星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按三

月三刻則昏中之星去日多按一刻半餘以度言之則按五度則四月昏中之星去日合有一百二度計翼星中之時當在翼十二度也

其日丙丁

訂義註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為日名焉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訂義註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有功者也炎帝太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

犁為火官為地胤胤云春春秋說說文帝帝號大庭大庭氏云
犁為火官者按昭二十九年左傳云祝融明明貌項
氏之子曰犁為祝融杜註云祝融明明貌項

其蟲羽其音徵

訂義註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三分宮去一
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
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
疏三分宮去一以生徵者宮數八十一三分
之各二十七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故徵數五
十四也云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者清者教
少為清明教最少為極清徵數次少為徵清徵
於清濁為第四事於尊卑亦為第四
故云事之象引樂記者證為事也

律中中呂

訂義說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

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周語曰中呂宣

中氣疏應射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寸六分益一以生中

呂於應射四寸之內取三寸益一寸為四寸餘

有整寸一又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三寸之六千

五百二十四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也六千

一百二十四分各三分之一為一萬九千九百七

分之總為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也更三分之一

萬有三千八百八十五蓋上之數總為五萬二千

九千六百八十八寸三除一萬九千三百六

其數七

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呂長六十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

訂義註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苦其臭焦

訂義註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

其祀竈祭先肺

訂義註夏陽氣盛熟於外祀之於竈從熟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

面設主於竈陞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
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
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
祀尸之禮特牲知竈在廟門外之東者按少牢及
上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逆中當禮文云先席於
門之東與謂廟門外西室之東以神位在西北於
在竈在門外故祀尸在門內故祭在廟室之東
祀西室之東與謂廟門外西室之東以神位在西北於
東面設主於竈陞者謂設主人東面也竈陞謂
竈邊承器之物以上為之云乃制肺及心肝為
俎奠於主西者制謂裁割之心肝皆向上之物故
從肺類俎置俎奠此俎於主之西北主位西嚮
設置俎在西而對主也云又設盛於俎南者盛
謂黍稷盛之於簋望氏以為此祭老婦盛於盆
非其義也云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也
者亦上祀尸之禮祭黍必三者以禮成於三故也

螻蝻

鳴蝻蚋出王瓜生苦菜秀

上祀戶云祭肉三肺一腎再此云祭肺心并各
一或為肉祭三也此醴實於奠祭二者始一
祭又振再祭云既祭撤之更陳鼎俎設饌於
前者筵前謂初設廟室與之筵前唯特牲以
此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
祝於俎南入設於筵前在盥醑之東其黍稷等
設於俎北唯云祭器或無稷也此配室神而
梁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憲者是老婦之祭

訂義註皆祀時候也螻蝻也

疏按周禮蝻氏

蝻蝻玄謂蝻今仰所食也
李巡註爾雅蝻諸蝻也

疑義註王瓜草挈也今月令云王莢生夏小正

云王莢秀未開孰是月令王瓜草挈者此云王瓜

生今月令王莢生疑者今月令王瓜也云夏小正

云王莢秀未開孰是者今月令王莢生疑者今月令王瓜也云夏小正

正又云玉簫秀故鄭以為疑云未聞孰是凡有二意一疑玉瓜是玉簫與否一疑生之與秀其在月不後者在月未聞孰是此物此時先出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未以次相配餘皆假此

廷華案陳氏集說曰此記已月之侯王瓜註云葷挈本草作葷莫音同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朱子曰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集說補正駁之曰藹菜歸震川與王子敬書云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為瓜王即今之黃瓜則鄭註葷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即此瓜也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

志皆云玉瓜以其最先熟為瓜之玉然亦不知何所據也又云月令玉瓜生當直斷為今之黃瓜草挈非也且引玉簋與玉瓜何與疏又疑為一物矣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俟考未知孰楚姑並以疑存之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麤

訂義註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芋甲堅合屬水雞木畜時熟食之亦以安性也麤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減長疏路與服言朱駟與

旗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
人功所為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駢馬自然之
性皆不可謂色深故云赤旌旒雖人功所為染
之不頽色深故亦云赤按詩傳天子純朱諸侯
黃朱又鄭註儀禮云朱則四入與是朱深於赤
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賁封諸侯慶賜遂
行無不欣說

訂義註揭告也迎夏祭赤帝於南郊之兆也

疑義註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

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

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

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

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說按上迎春云

侯大夫今此直云三公九卿大夫故鄭解其意云

諸侯既迎夏之時或無在京師者故鄭解其意云

之文諸侯既無而得封者鄭云或無在京師者

言或則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可諸侯身雖不

在速封之望氏以爲迎時不在至還時諸侯或

來故得封也然迎夏往及暫時之事不應迎時

未到還時則來非其義也引祭統以下證夏時

未可封諸侯故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也

廷華柴不言帥諸侯蓋文有詳略曲為之說則鑿又分封原無定期應封則封之已耳祭統言嘗出田邑應出之時也此言封諸侯是應封之時也孟秋言不封諸侯是不應封之時也祭統言出田邑而不言國是司勳所謂加田賞地也烏得即以為封諸侯即如其說以為封諸侯矣則嘗時之封與此迎夏之封本可並行不悖鄭何所據謂嘗時有封此迎夏遂不當有封又下孟秋言毋封嘗在仲秋則有封合而言之不過

曰秋本不當封嘗祭則亦可封二者亦似不相悖况此與祭統並後世之文何獨是彼而非此又况祭統本不言國耶况所謂封者以其未為諸侯而封之為諸侯則其人本在公卿大夫中與諸侯之在不在何陔而必曲以求合耶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訂義註為將飲酎

命太尉贊保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訂義註贊保俊以下助長氣也贊猶出也保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

疑義疏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者按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按曲禮下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殷制也周禮則有夏官司馬是三王有司馬無太尉按中候握何紀云舜為太尉此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

廷華案夏殷說不見所據中候諱書其說尤誕矣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訂義註繼且增者謂草木盛蕃庶壞墮亦為逆
時氣毋起毋發為妨蠶農之事毋伐亦為逆時
氣說是月草木蕃庶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
道謂勸民長養增益高大之物謂勸其種植
講義曰南之火盛德在焉土之所時以生者亦
四季最旺之時也起土功則非所以滋土之氣
而撫土之辰發大衆則妨農桑之事而違其時
伐大木則逆其生理壞其成材故也

是月也天子始締

訂義註初服暑服嚴陵古氏曰締以涼而可以
禦暑裘以溫而可以禦寒孟夏者暑之始也故

言始締孟冬者寒之始也故言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

訂儀註命重教之命司徒急趨於農也縣命鄉

遂之屬生民者也王居明堂禮曰毋宿於國

地官遂人職云五家為隣五鄰為里四里為鄆五鄆為鄉五鄉為縣五縣為都五都為邦五邦為州五州為野

大遂之屬今云鄉遂之屬經有云遂為衆遂以包鄉者故鄭庶云鄉也

疑義註今月令休為伏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訂儀註驅獸為傷蕃廩之氣陳氏集說曰夏獵

曰苗正為距獸之害禾苗者耳與三時之大獵
自不同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絜嘗麥先薦寢廟

訂義註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絜食之散其
熱也絜水畜陳氏集說曰登司之於場也嚴陵
方氏曰以絜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雞嘗
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
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夫勝所以治
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
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
輕繫

訂義註聚畜者蓄廐之時毒氣盛舊說云靡草
薺亭廐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
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母有
壞墮自相遠似非出輕繫崇寬疏靡草無文故
引舊說以明之
亭廐之屬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引祭
統以下者證此月不當斷薄刑決小罪
陸氏曰神農始嘗草木一日遇七十毒得殺以
春氏得藥以攻疾藥所以毒之故聚畜在孟夏
穀所以亨之故救獄在孟秋所謂亭毒亨之以

溫涼毒之以寒暑謂之靡草者以其靡故至是而死蔡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為春熟為秋薄刑謂若不應五刑其刑薄麗於五罰之類鄭氏引草文則墨蓋非是然則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是亦仁義是乃所以繼長增高也且言靡草死麥秋至而後言斷薄刑決小罪蓋亦因時順氣

禁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疑義註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

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
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故以近郊之稅耳貴
賤長幼如一國服同命疏乃收前稅者謂既受內
之賦稅以桑為均賦者言收稅之時以受桑多
為賦之均齊桑多賦多桑少則賦少貴賤長幼
如一者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
謂婦老幼無間貴賤長少出之時齊同如一皆
以近郊之稅內命婦一也所稅之物以供給云
子祀廟之服內命婦一也所稅之物以供給云
后祀廟之服內命婦一也所稅之物以供給云
者祭義曰世婦卒蠶春爾以知非后妃歎於王
夫人是夫人不獻爾也云非爾稅者於外命
婦者內命婦既以獻爾更別云非爾稅者於外
以外命婦也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有祭
以助祭也皇氏云外命婦既就公桑蠶室而蠶
蠶則爾當志輸於公所以惟祭其爾餘得自
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祭故令爾得自

月令

三

入以供造也。今謂夫助祭之服，當公家所為。故禮再命受服，言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既足官家之祭，應全入於己，所以有稅者，以集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於故，輸前稅以供造之。但稅寡少，故云收。以近郊，稅耳。知收以近郊，稅者，戴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九，賂者，以國賤為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上，各有等限，謂之國服。言賤長，勿出。繭稅俱以十一等限，齊同。故云：國服賤長，勿出。繭稅為賤也。賈者，桑多賤者，桑少。皆計繭為稅，十一之稅。繞

廷華桑，廬陵胡氏曰：鄭謂后妃受內命婦獻繭

非也。據經云：后妃獻繭，則獻於王矣。鄭以祭義

云：世婦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

獻，故云：后亦不獻。桑，天子尊於后妃，若諸侯與

夫人禮敵也不可以為比又祭義云世婦獻廟於天子則后妃自獻無疑也則註疏之舛明矣又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是后之蠶有外命婦在也但自后以下之親蠶各以供其祭服此註謂外命婦蠶其夫亦當有祭服是也外命婦之蠶所出幾何為祭服外又焉得有餘以給十一之稅耶又據地官閭師云任嬪婦以女事共布帛又據天官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註謂嬪婦所貢絲又據太宰九職七曰

賓婦化治絲枲疏以嬪為國中婦人則亦止民婦有絲稅耳外命婦未聞有繭稅亦未聞有十一之制也國服之息泉府樂詳之或謂外命婦則白蠶亦應有稅不知外命婦之與出之代耕之公田何稅之有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訂義註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互其文疏酎音近稠也醴厚故為醇也詩幽風云為此春酒至此始成以用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故左傳云朝以師長幼之序若漢嘗酎及春秋見於嘗酎皆謂在廟祭而獻冬與此列也孟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明孟冬

亦用禮樂故
六五其大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節入保行冬
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
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訂義註苦雨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若雨以
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入保全氣為害也節界上
邑小城曰保蚤枯長日促水敗城郭亥之氣乘
之也蝗蟲暴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為災
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
格至也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疏苦雨數來

禮記穀義表十五

天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草木旱
枯地災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二句共為
一事也蝗蟲為災及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
天災也嚴陵方氏曰陰氣之所召故苦雨穀來
謂之苦則以極備而為人所苦故也與詩所謂
甘雨異矣夫雨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
所以傷之故言五穀不滋也四鄙入保者與小
國入保同義鄙則邑之在外者保則城之在內
者人自外入內而為害則象秋氣之斂藏故也
以至季夏季冬所言其義亦若是而已感肅殺

之氣故草木蚤枯大水敗城郭則以冬德之所
在故也蝗之為蟲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則木
盛之時也故行春令則蟲之為災者特殘其末
而已春於方為東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
不實則以盛於末故也